



聂姆佐娃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聂姆佐娃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吴 琦 杨乐云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 Němcová
VYBRANÉ SPISY I. II.

Rediguje Felix Vodička

据Státní nakladatelství krásné literatury,
hudby a umění, Praha, 1957年捷克文原书译出。

封面设计：苏彦斌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68,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2 插页3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600

书号10019·3443 定价1.2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卡尔拉(1855)	吴 琦译 (1)
野姑娘芭拉 (1856)	吴 琦译 (52)
穷人(1856)	杨乐云译 (99)
庄园内外(1857)	杨乐云译 (168)
善良的人(1858)	吴 琦译 (260)
老师(1859)	杨乐云译 (356)
译后记	吴 琦 (379)

卡 尔 拉

—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一队士兵正从列斯尼·姆尼霍夫^①向捷克边境开来。队伍后面跟着一辆辆辎重车。一位军官和他的夫人坐在头一辆车上。

有一个妇女背着小女孩跟在这辆车旁大步走着。这女人个子瘦高，尽管乍看时她那对黑眼睛和长长的黑睫毛使她显得有些忧郁的样子，但她的面孔长得清秀端庄而又和蔼可亲。她身上穿着多玛日利采地区农村妇女的服装：下身是一条红边黑色百褶裙，上身穿了一件宽领长袖衬衣，一件紧身马甲，外面再套上一件绣花紧身外套，腰间系着天蓝色的围裙；头上的红头巾在颈后打了个结，脚上穿着长筒红袜和带木后跟的布鞋，鞋口上还打着个蝴蝶结。

上山的道路陡峭，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黑色森林，主要是针叶林。那女人显得有些心绪不宁，带着焦急的神情向前张望，就象脚上长了翅膀似的，不时飞快地向前走着。

“喂，玛尔基塔，您都要累垮了，快把孩子放到车上来吧，”坐在车上的军官夫人嚷道。

^① 德国巴伐利亚州毗邻捷克边境一城市，德文名为瓦尔德明肯。

“没关系，夫人，”那女人回答说，“这丫头象羽毛一样轻，我背在背上根本就感觉不到她的重量。”

军官夫人没有再劝她，而玛尔基塔却把背兜朝上拉拉，又精神抖擞地跟着队伍大步走着，大兵们虽然在爬山，但他们还是快步如飞。

他们爬上山顶时，树林变得疏朗开来；他们突然走出了林海，眼前展现出捷克故乡旖旎的风光。

树林东边是一块林中空地，树木早被砍伐光，只孤零零地剩下几棵杉树和枞树在那里。空地下面从山上到山下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田野中央有一座村子，农舍零落错置地分布在各处，农舍四周都是果园。

那个背着小女孩的妇女头一个跑到林中空地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到家了！”她边嚷着边跪倒在地上。

“我们到家啦！”“亲爱的捷克啊！”“苦日子总算熬到头啦！”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兵们把军帽抛向空中，欢笑着，跳跃着，还有许多士兵沉醉在故乡的旖旎风光之中，默默地呆站着。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性格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心情。

“这儿的风景多美啊！”那军官陪着他的夫人走到空地时惊叫着。

“报告——这个这个——上尉长官，”一个年老的士兵边说边捋着上唇两撇长长的八字胡子，“风景太美了，真叫人百看不厌哪。人要离开故乡时，那可真是恋恋不舍呢。三十年前我就尝过这种滋味。那时候，我要不是因为害臊，真要放声大哭起来，当然我还是包了一把故乡的土带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新兵死在路上，我们把他安葬在——这个这个——雷茨了。”

“那可是个离不开娘怀抱的宝贝儿呀！”军官微笑着说。

“报告，上尉长官，他可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呀。但我们那儿的人都舍不得离开家乡，特别是到——这个这个——外国去，那更是难上加难。人一离开家乡就会日夜思念它，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不知怎么好，他会害上思乡病的。”

“去你的思乡病吧，”那位军官哈哈大笑起来。

“报告——这个这个——上尉长官，不管医生怎么叫这种病，反正它就是思乡病，”那个士兵边说边用手指卷着八字胡子。他平时总爱捋八字胡，而他这次显然是被那位军官的话激怒了才用手指卷八字胡的。

当士兵们都跑到那块林中空地时，在地里干活的老乡们都丢下手里的活儿，抬头向山上张望。在阶沿和空场上玩耍的儿童都飞快跑去告诉妈妈，说山上树林里出现了一群人。不一会儿，村里大娘们都抱着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她们那双终日操劳惯的手是不肯歇一会儿的。老奶奶们也跟着大娘们跑出来，她们的胳膊窝里都夹着纺锤和纱锭。年迈的老大爷和年轻的小伙子都从他们正在干活的地方——打谷场和果园里跑了出来。

“他们是我们的士兵，是从奥地利^①回来的！”一个农民拂起披在额上长长的黑发，用手罩在眼睛上搭起凉棚向山上看了一会儿说。

“上山去看看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朝山上走去。其中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老婆喊道：“孩子他妈，带上面包、盐和牛奶，他们兴许饿啦！”那位脚上穿着木后跟布鞋的大娘便转身回家，向院子里大声喊着：“杜拉拉！汉采！”

① 原文为日耳曼，为明确起见，故改译为奥地利。

两个女儿象小鹿似的从花园里奔出来后，她便跟她们走进那所用圆木砌成的小木房子里去。其他的大娘听见那个大叔的吩咐，也都转身回家去取食物。

老乡们迈着小步、不慌不忙地爬上山，生怕被人家看出他们是跑来看稀奇的。农妇们跟在他们后面也慢吞吞地爬着山。

“长官，你们是回家去吗？”当老乡们爬上山顶并跟士兵们打过招呼之后，其中一个问道。

“回家去，老乡，我们都是回家去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叫嚷着。

“喏，这就好哇。世上到处都好，但还是家乡最好，”那个农民说完就沉默不语了。

“你们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呀？”那位军官问道。

“叫霍多夫村，长官大人，”站得最近的一个老大爷笑嘻嘻地回答说，同时很客气地脱了脱自己那顶带有皮遮阳的便帽。

“山下那个有城堡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那是特尔汉诺夫村，长官大人。再远点的是胡耶兹德村，更远的地方叫多玛日利采，”那位老大爷边说边用烟袋指点着，“多玛日利采右边，您看见那个山岗上有座教堂的地方，叫圣瓦夫任采山，可我们却管它叫欢乐山。欢乐山下是若姆特森林，森林背后就是斯特拉日村，再过去是萨尔卡山，山后便是帕热日尼采村，就这样山连山、村连村地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方。”

“我和这位玛尔基塔大娘都是斯特拉日村的人，”那个胡子大兵边插嘴边用手捋着八字胡。

“喏，那太好了，”老大爷点点头说。

但另一个农民却马上追问道：“你是哪家的呀？”

“我是巴尔塔家的，”那个胡子大兵回答说，但他马上昂起头

来，转身对军官说道：“报告——这个这个——上尉长官，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霍德人，也就是被大家浑叫做‘狗头军’^①的人曾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首领，大家都是自由人。我们的村子当时曾经是主要的哨岗，因此直到如今还叫做斯特拉日^②。”

“是呀，是这样的，”老大爷叹了一口气赞同地说。

“多玛日利采附近山岗上那个已经倒塌的古堡叫什么？”那位军官又问道。

“那叫里森贝尔特堡；人们传说，在那个倒塌了的古堡底下埋藏着一个宝库，但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如果这是真的话，为什么贵族老爷不把它挖走呢？里森贝尔特堡下面是库蒂镇，我们就是上那儿找衙门办公事的。那儿有两座大山，从克迪涅一直绵延到巴伐利亚^③边界，它们的名字叫维索卡山和多布拉山。据说，多布拉山上每年都有一天生长出金黄色的龙须草，但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天，所以谁也找不到这种草。”

“那只是传说呀。我从前在赫卢博卡给人家当过长工，我天天都在多布拉山上放牛，可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金黄色的龙须草，”胡子大兵插嘴说。

“大概只在夜里才长出来吧，”玛尔基塔说，“就象羊齿草只在仲夏节的午夜才开花一样。据说，如果有哪个圣洁的姑娘这时在它的枝叶下铺上块白头巾，那么落在白头巾上的花朵就会是赤金的。”

① 霍德人的旗上绣有狗头，故被人浑称为“狗头军”。古时他们在家乡组织起来，捍卫捷克边境的安全。

② 斯特拉日是“哨岗”一字的译音。

③ 德国南部一州名，同捷克与奥地利接壤。

“难道没有一个姑娘去试试吗？”那位军官笑嘻嘻地说。

“哎呀，尊敬的教父，除非哪个姑娘想金子连命也不要了，不然谁敢半夜上山去呀。夜可是属于夜神的呀！”玛尔基塔回答说。

“是这样哪，”老大爷赞同地说。

“那其他的山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位军官继续问老大爷。

“我已经说过多布拉山、维索卡山，喏，后面就是赫维耶兹丁内茨山、银山。在银山下有个银矿，据说从前有个时候人们在那里开采过银矿。那两座直插云霄的山叫做圣母玛利亚乳峰山。”

“那是奥塞尔山^①和阿尔博雷茨山^②呀。”那位军官插嘴说。

“是呀，你们是这样叫的，我们的叫法可不同哪，”那位霍德人老大爷点点头，同时用那只握着烟袋的手指着左边继续说：“长官大人，您看那片平原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黑山，山上还有个古堡呢。那就是普日姆达山。据说，从前有一位捷克公爵因反对任何外族的统治而被囚禁在那里。愿上帝赐给他永恒的荣誉。但是，这一切都白搭，他一个人怎么反对得了呀！假若您眼睛好的话，直朝前看去，可以看到布尔诺^③。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叫切尔霍夫山，这片林子叫黑森林。”

在老大爷和军官谈话时，村里大娘们和姑娘们从家里拿来了黑面包、牛奶、黄油、蜂蜜和大饼。

“请尝尝上帝恩赐的礼物^④吧，”大娘们一边请着，一边把吃的东西摆在一棵枫树下的草地上。她们用普通陶瓷盘子盛食物

① 捷文为奥斯特里山，位于舒马瓦境内。

② 捷文为雅沃雷茨山，位于捷克边境上。

③ 捷克南部一大城市。

④ 指面包。按宗教观念，粮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敬给军官和他的夫人，还递给他们两把骨头雕制的调匙和两瓶牛奶。大兵们就用大汤瓢从盛满牛奶的桶里取奶喝。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大娘们看见他们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村里大娘们都围着玛尔基塔坐在草地上，而姑娘们又都跑下山去，似乎回家去了。可是，如果有人仔细看一看山下的果园，就可看见那些头戴白花冠和用红缎带扎着长辫子的小姑娘的身影忽隐忽现地在那片葱绿的果林中闪动。

“大娘，我大概见过你吧？”有一位大娘定睛地看了看玛尔基塔问道。“五年前，有一天有几个大兵把一个精疲力尽的女人从山上抬到我家里休息，那女人就是你吧？那时军队开往奥地利去，你的丈夫也在队伍上，对吗？”

“那就是我呀。愿上帝报答你们的照顾。可你现在完全变了模样啦，大娘，我都不敢认你了。你有病吗？”玛尔基塔问道。

“我遭邪风吹了，从那以后就得了风湿病，身子也消瘦了。我还得去找那个乡里的老婆婆看看，她能治这种病。求上帝保佑我快些好起来。哪个是你的男人呢？”

“我的男人已经死了，可怜的人死在奥地利啦！”玛尔基塔悲伤地回答说。

“喏，别难过啦。这女孩子是你的吗？”

“是呀。”

“你上哪儿去呢？”

“回斯特拉日村去，那里是我的家，大家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我住在那里会感到心里踏实。”

“这样才好哇，”那位大娘赞同地说。

士兵们跟村里的老乡们闲谈了一阵并吃完他们送来的食物

以后，军官就下令队伍继续前进。士兵们向老乡们挥手致谢，喊道：“上帝保佑你们身体健康！”老乡们也喊道：“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队伍唱着歌走下山，向克伦茨开去。他们在多玛日利采休息了一天。玛尔基塔在那儿跟孩子的教父和教母以及士兵们告别。告别时，她放声大哭起来，士兵们的眼眶里也都噙着泪花。她跟他们一起在国外差不多生活了五年啦！军官夫人把两块铸有十字架的银元塞到她的手里，让她给小女儿添点衣服，同时把一张写着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的纸条递给了她。“把这张纸条收好，玛尔基塔，您既然不愿跟我们一块儿去，那您将来至少也要上布拉格来看看我们，带着卡尔拉一块儿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军官夫人补充说。

“如果您或者卡尔拉有什么要求，只管来找我吧，”军官吩咐说，因为他很喜欢为人正派的玛尔基塔，要是玛尔基塔同意的话，他真想把她那个长着满头鬈发的小女孩收做自己的女儿。

“我不跟你告别了。请问候家里人，告诉他们：我会尽快回家的，”那个年纪大的胡子兵对正在啜泣着的玛尔基塔说，同时习惯性地用手捋着胡子。

那天镇上正赶集；玛尔基塔很快地找到一位农民大爷，搭他的大车回村去了。

二

斯特拉日村村长的老婆正在给长工们准备午饭。她那圆胖而和蔼的脸庞上不时掠过一阵阵乌云，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着：“都快三点钟啦，他还没有回来。他真是见鬼去了！要是他在镇

上听了人家的话，钻进小酒馆里去喝酒，那可真要把我气死了！他身上带着许多钱哪！”

正当村长大娘为丈夫担心害怕的时候，一串响亮的马鞭声象猎枪射击似地响彻了全村。她的脸庞顿时象雨过天晴似地开朗了，她非常熟悉这样的响鞭声，全村除了村长外没有谁能把马鞭挥得这般响。她立即奔向灶台为丈夫准备午饭。马在院子里嘶叫了，过了一会儿村长米洛达就走进屋里来，背后还跟着一个背着小女孩的妇女。

“老伴，你看我把谁从镇上带回来啦！”村长抢在老伴开口数落他之前嚷道。

村长大娘把来客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满面笑容向她伸出双手，嚷道：“我的天哪，是玛尔基塔呀！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我跟队伍一块儿来到多玛日利采。坐大爷的车回家的，”玛尔基塔边说边握着村长大娘的手。

“喂，这女孩儿是你的吗？”

“是呀。”

“上帝保佑你的孩子，长得就象樱桃一样美呀！喏，请过来，在桌旁坐下吧。我去给长工们开午饭，马上就回来，”村长大娘说完就飞快地转身走出去了。

“大娘的模样一点儿也没有变老，”玛尔基塔边说边扶着女儿站在桌旁。

“赞美上帝呀，她干起活儿来总是快得象阵风，”村长回答说，同时把白外套和宽边帽子挂在床边的钉子上。

村长大娘的确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没过一会儿她就在桌上摆好了午饭，有新鲜黄油、牛奶和涂上几种香料的大饼。“现在请吃饭吧。家常便饭。祝你胃口好。玛尔基塔，你自己切面

包吧，喂孩子吃呀。”村长大娘边请边把一个已经切开的大圆面包摆在她面前，第一片切开的面包还留在面包上。“喂孩子喝点牛奶吧，是中午刚挤的，新鲜得象杏仁一样。这是那头名叫斯特拉茨卡的奶牛的奶，玛尔基塔，就是你从前喂过的那头小牛犊。谢天谢地，它已经长成了一头漂亮的奶牛啦。”

“斯特拉茨卡是头等的牲口呀，可是那头叫丽兹卡的奶牛脾气真坏，老捣乱，它不止一次把我手里的奶桶都踢翻了，”玛尔基塔说。

“你去奥地利以后，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它，”村长说；“我只好把它卖掉了。就是因为它的脾气坏，我还少卖了几块钱呢。”

“喏，好大娘，请你谈谈在奥地利是怎么过的，你的丈夫德拉洪怎样啦？他也一块儿回来了吗？”村长大娘开口询问着。

“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与世长辞啦，”村长回答说。

“他已经死啦？”心地善良的村长大娘惊吓得击了一下手掌，泪如雨下。“喏，别悲伤啦。他出了什么事啦？他可是个强壮的汉子呀。”

“害了思乡病啦，”玛尔基塔回答说。

“哎呀，要是有人害上这种病，又不能马上回家去，那可就没救了，”村长大娘肯定地说。

“就是这样哪。因他服役还没有满期，队伍上不肯放他。他们甚至不相信他得了这种病；据他们说，思乡病是一种假想出来的病，根本就不存在，大兵不应该有婆婆妈妈的软心肠，他必须坚持到底。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当一个人心里日夜思念家乡，就是一条硬汉子也挺不住呀。”玛尔基塔叹了一口气，放下汤匙，因为她嘴里塞满了食物。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如果不是巴尔塔大爷极力劝阻，德拉洪一定会逃回家乡来。巴尔塔

跟他解释当逃兵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并且真心诚意地安慰他。就是这位巴尔塔大爷给我捎来的信，叫我到奥地利去跟丈夫团聚。大娘哪，那封信你是看过的。要是当时我的孩子没有生病，我会马上收拾上路的；为了照顾孩子我又耽搁了下来。你是知道的，当上帝把那孩子召去以后，我马上就上奥地利去了。”

“你到了他身边以后，他是不是好一点呢？”村长大娘问道。

“起初，在我告诉他旅途情况的时候，在我低声唱家乡小调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可是过了没多久，他又陷入了愁肠百结的心境。他甚至对我们死去的孩子也不感到悲伤。他说：‘孩子长大以后也要当兵呀，还不如死了的好。’一年以后，我们又生了这个女孩子。他感到非常高兴，精神也显得焕发起来。可是他突然又得了痨病，人越来越衰弱，再也不能服兵役了，没有过多久他就死了。他当时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再回到家乡去看一眼。可怜的人也没有达到目的，就永远被埋葬在外国了。当兵是多么的不幸哪！愿上帝保佑每个做妈妈和做妻子的女人……”玛尔基塔抽泣着说。

“别伤心啦，玛尔基塔，到处都是上帝的土地呀，”米洛达村长安慰她说。“做妻子的和做妈妈的所遭受的痛苦最深。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总归是我们的皇上呀，而效忠皇上又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

“德拉洪去世有多久了？”村长大娘问。

“到复活节正好一年，”玛尔基塔回答说。

“喏，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

“巴尔塔大爷劝我别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回家乡去，说队伍秋天将开拔回捷克，叫我等一等。到了秋天，他又说队伍将在明年春天开拔。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春天。今年我在长官夫人家里当

女佣人。她想带我上布拉格，可我情愿回到你们这里来。我希望你们收留我们娘儿俩，我会象从前那样为你们干活。如果上帝保佑我留下这个女儿，你们也给点活儿让她干干。”玛尔基塔补充说。

“玛尔基塔，你别为这事操心啦。人只要肯干活，他总归会找到活儿、找到面包的，”村长大娘说。

“我们这样来安排吧，”村长米洛达考虑了一会儿说，“在我们这座木房旁边还有一所空房子。你就带着女儿住在那所房子里吧。你们就在我家里吃饭。我再给你种点儿麻，到冬天活儿不太忙的季节，你也可以为自己纺点儿线。孩子他妈送给你两只鹅喂着，你也好为女儿做床鹅绒被。你还干你从前干过的活儿。喏，这样安排你满意吗？”

“好大爷呀，愿上帝百倍地报偿你，”玛尔基塔眼里噙着泪花说，并把手伸给米洛达大爷表示说定到他家里帮工。

于是村长就出去干活儿了，而玛尔基塔也马上帮着村长大娘收拾桌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村长大娘问小女孩。

“卡尔拉，”小女孩抬起她那对长着黑睫毛的灰色眼睛回答说。

“哎呀，玛尔基塔，你怎么给她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村长大娘惊讶地问道。

“我可没法子呀。你知道根据我们的习惯是由教父给孩子起名字的。他们问我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我请教父给她起个名字。谁也没有想到给她起了卡罗琳娜^①这个名字。”

^① 卡罗琳娜是正式教名，卡尔拉是爱称。